

宅家散记

尹建国

窗外，野草披上了绿装，山坡上的油菜花黄得耀眼，几只蝴蝶在花海中追逐飞舞，小鸟也在窗前的枝头上轻唱……欣欣然的春色弥散在远山、小河、菜园、小径、田野里。春终于来了。

这个春节，一场突如其来新冠肺炎疫情，把我这个好动的人宅在家中。在外近十年了，难得回乡下老家过个年，可这也不敢去，那也去不了。由于疫情的突发和蔓延，一切外出活动都取消了，走亲访友改成了微信里的问候，乡村浓浓的年味也随之消失。

“兄弟，这个春节只能微信拜年了，我们待在家里不乱跑不给政府添乱，记得常洗手，出门戴口罩哦。”从大年三十晚到正月初一，我在家里，刷手机，刷朋友圈，许许多多的朋友不断地发来微信问候。我不停回复着，并时时关注疫情进展。

疫情就是命令，防控就是责任。

从初一开始，我就见村里的村干部和党员们忙得不可开交：全村实行戒严，科学群防群控，限制村民的“自由”，少串门，不聚集。村口设立检查点，严把关口，严密盘查，不漏过一人，筑牢家乡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。

几天后，最初的惶恐、不安、焦虑从心里渐渐散去，慢慢回归至理性。疫情没结束，我们不能出门，天天宅在家里，除了一天三顿饭，便看看电视，上上网、读读书、再在阳台上锻炼身体，看看如画的乡村春色。

春节宅家中，共享阅读乐。家里的书柜里，以前买了很多书一直想看却一直没看。此刻，每天都宅在家里，有大把的时间，不看看书怎么过呢？从书柜里拿出了《平凡的世界》《新闻与写作》《邵阳文库》等书籍，仔仔细细用心读，好好给自己充充电。同时，也上上网看看《人民日报》《湖南日报》《邵阳日报》等党报电子报，关注各地最新的疫情进展状况。

虽宅在家里，但媒体人的责任使命与担当记在心中，我与家乡的媒体同行一起深入乡村一线，用笔和镜头采访记录乡镇干部、医护人员、公安交警等一线人员防疫工作，采写、编发、报道了防疫战疫、复工复产、春耕备耕、志愿服务等几十篇稿件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，为疫情防控工作宣传汇聚正能量。

此次疫情期间，我有幸能够参与到家乡的疫情防控工作中，作为一名志愿者，我向老乡亲们宣传抗疫知识，为村里安置小区联系爱心人士捐赠废弃物收纳专用桶。当自己亲身参与到志愿活动中去之后，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大爱无疆。虽只做了一点一滴的小事，但也是为抗疫出力。

非常时期，和家人相守在一起，心中升起珍惜和依恋，有一种特别的温暖。家人们学习的学习，追剧的追剧，读书的读书，写作的写作，有条不紊。宅在家的这个春节，滋味反而更浓郁。疫情终将过去，春渐暖，花会开。



放毫篓

王道清

小时候，我家屋前面的田垄里到处是泥鳅。捕捉泥鳅的方法很多，掘、翻、炸…最惬意的还是用竹毫篓。

放毫篓是门技术活。分温毫和亮毫。温毫放池塘里，要擦香。亮毫一般要放流水的地方，不放食，捉的是吊水泥鳅。

清明前后，天气渐渐变暖了，我们开始放温毫。

从田里捡来水田螺，挖来蚯蚓，割来韭菜，用刀背敲碎田螺，去掉破壳，撮来地灰，在石板上把几样东西混和捣烂，饵料又腥又香，挨过一冬饥饿的泥鳅、黄鳝定会闻香而动。

我六岁便同父亲去放毫，放温毫之前要算好时间，看好水面。太早吧，怕人看到，被人起毫，太晚了，天黑下来，回来看不见路。水塘里要选塘底有泥的地方，泥鳅，有泥的地方才有，有泥巴也好固定竹毫篓。

选准了位置，父亲挽裤脚做准备，我把食饵均匀地涂在竹毫的内口上。父亲边放毫边向我传授技术。什么毫要放正，路要理清，记住方位，了解水情。

第二天清早要去起毫，这时天刚蒙蒙亮，赤脚踩在草皮上还有丝丝寒意。但想到收获的喜悦，也忘记了寒冷。

毫篓起回来了，一个个从尾部划开，只见泥鳅一根根滑出来，心里不知有多高兴。这些都是老泥鳅，圆溜溜，一肚子的好。

亮毫要放流水的地方。炎炎夏日，久晴暴雨，田里水满，沟里水溢。泥鳅受了闷热的煎熬，从泥巴里拱出来，尽情地游泳，吊水，这时把毫放在任意一个流水的地方都会有收获。父亲告诉我，泥鳅听水响，坎高落差大，流水有响声的地方放毫，有意外惊喜。

等到十岁左右，我就能单独放毫篓了。有一天清早，我沿着田埂去起

毫，看到每个毫篓里都有半篓泥鳅，心里非常高兴。

走到高坎下，水还在流。这个位置每次收获可观，心里美滋滋的。俯身下去，正要起毫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什么东西打在我脸上。我仔细一看，“哇”的一声，扭头就跑。

一条菜花蛇！

父亲看到我惊慌跑回来，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原来是菜花蛇想吃泥鳅，钻到毫篓里去了，无奈身子太长，一大节露在外面。等吃饱了想出来，倒钩卡住了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能。我一起毫，尾巴用力一丢。正中我的脸面。从此以后，我总要拿根棍子试探一下。

泥鳅多了吃不完，家里有两个瓦罐装泥鳅，我把泥鳅按大小分了，经常换水，偶尔丢二碗凉饭下去，怕饿瘦了。

在那个饥荒的年代，香油紧缺，怎样把泥鳅煮成美味呢？先把泥鳅煮死，挑了肠子，然后放清水煮沸，放点浮油，辣椒，出锅时撒姜末，葱蒜，到碗里撒点胡椒粉，色香味俱佳。

有一天下午，父亲告诉我对门坳上的婶娘病了，要我送泥鳅去。

我从瓦罐里抓了二十多条大泥鳅用鱼篓装着。来到对门坳上，踏进门槛，一股中药味扑鼻而来，灶上药罐正冒着热气，婶娘困在床上靠着墙，脸色腊黄，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。我把泥鳅倒在桶里，也不会说安慰的话，就走了。以后还去送了几次。

三个月后，婶娘奇迹般地起床出工了。她逢人便说是泥鳅救了她的命。有这么神奇么？反正我吃了泥鳅长到一米八多是事实。

后来，父亲年纪大了，村里置了几台电鱼的机子，泥鳅越来越少了。

每次回家，望着门前广阔的田野，回想起这田埂上留下了多少稚嫩脚印，洒下多少辛苦的汗水。

这片土地，养育了我，和乡亲们。



炮仗花

杨民贵 摄

十二生肖(组诗)

彭真平

子:鼠

自知貌丑才浅德薄
所以深居
所以昼伏夜出

丑:牛

不怕吃苦，也不怕劳累
就是牛鞭勒在脖子上
喘着粗气
你还在反刍日子

寅:虎

你杀人，也被人反杀
你杀人不是新闻
而反杀你的人却是英雄
譬如武松

卯:兔

人们或许不知你红眼的原因
但大家一定见过你

惊慌失措的样子

辰:龙

一切都是虚妄
愚蠢的人类啊，却用最美的言辞
来称颂你的虚无
你不免得意洋洋——
“别迷恋我，哥只是一个传说”

巳:蛇

仿佛是惩罚
匍匐前进
就连躯体都是柔软的
只保留一小口毒液

午:马

你说：
来，我们不比吃的
不比穿的和住的
我们就比脚力
看谁走得快，走得稳，走得远

未:羊

平时性子温顺
就连叫声也是绵软的
可一旦生气
愤怒的羊头，碰撞得山响

申:猴

原本是山野里的精灵
但是，只要被圈养，被驯化
你就会沦为人类眼中的小丑
生活里的笑料

酉:鸡

在草丛中扒食
在笼舍和篱笆上跳跃的时候
你有没有渴望过飞翔

戌:狗

忠诚是你肌肉中的筋
骨骼里的钙
即使被贪吃者端上餐桌
你的这种基因也不会流失

亥:猪

从不思考人生
更没有诗和远方
苟且的生活
终结在一声尖叫里